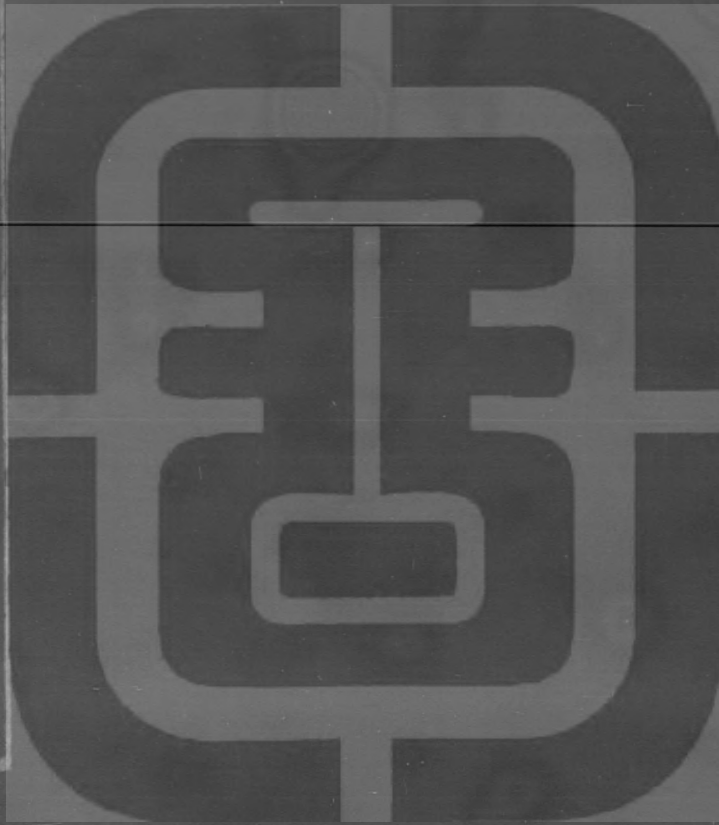


後漢書



文苑傳第七十五

後漢書八十卷上

杜篤傳

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高祖延年宣帝時為御史

大夫

前書延年字幼公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坐舊位卧坐皆易其處也

篤少

博學不修小節不為鄉人所禮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

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恣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

薨光武詔諸儒誅之篤於獄中為誄辭最高帝美之賜

帛免刑篤以關中表裏山河先帝舊京不宜改營洛邑

乃上奏論都賦曰臣聞知而復知是為重知臣所欲言

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概不敢具陳昔般庚去奢行儉於

薄四面受敵境音古  
交反塉音古角反  
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如楊

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名曰論

都謹并封奏如左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

洛邑巡于西嶽光武紀曰甲寅西巡狩推天時順斗極楊雄長楊賦曰順斗

極運天關極北極星也言順斗排闥闔入幽谷閭闔天門也函

州新安縣也觀阨於峭黽圖險於隴蜀其三月丁酉

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廼命扶風齋

肅致敬告觀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以思諸夏之

隆遂天旋雲遊造舟于渭北旂涇流爾雅曰天子造舟造並也以舟相並

而濟也旂舟度也音胡郎反方言閔而東或謂舟為航說文航字在方部今流俗不解遂與杭字相亂者誤也

天啓二年刊後漢專七十七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稱曰富貴不歸故鄉即日車駕彭城而高祖自

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或富貴思歸不顧兒裝或掩空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阨務處

平易率南子曰武王身國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符則天

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稱曰富貴不歸故鄉

即日車駕彭城而高祖自

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

或富貴思歸不顧兒裝或掩空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阨務處

平易率南子曰武王身國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符則天

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

擊虛自蜀漢出韓生勸項羽都關中稱曰富貴不歸故鄉

即日車駕彭城而高祖自

山帶河并吞六國謂秦也

或富貴思歸不顧兒裝或掩空

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執同歸異術或弃去阻阨務處

平易率南子曰武王身國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

則天下納其貢職者固矣使我有暴亂之符則天

下之伐我難也高誘注云明周公恃德不恃險也或據

千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衍布也橫絕流

也瘞后土瘞埋也謂埋牲幣也爾雅曰祭地曰禮邠郊

甘泉祭天所也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

關作大駕宮大駕宮即天子行幸也六王即高車廐於長安修理

東都城門長安外城門東面北頭第一門也橋涇渭往往繕離觀東臨

霸漶西望昆明北登長平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宮南也規龍首撫未

央覲平樂儀建章龍首山名蕭何於其上作未央宮撫

音麥平樂觀各建章宮名並在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

聖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也恐西都置關所客有為

篤言彼培井之潢汙固不容夫吞舟培井喻小也潢汙

也且洛邑之淳濬曷足以居乎萬乘哉淳濬小貌也音

烏迴咸陽守國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老子曰國之

示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為述大漢之崇崇高也世據靡

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曰昔在強秦爰

初開畔畔疆界也霸自岐靡國富人衍卒以并兼桀虐作亂

衍饒也音以戰反桀虐如桀之無道也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

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

秦高祖初至霸上五星聚東井干將劔蹈滄海跨崑崙

名也高祖曰吾提三尺劔取天下奮彗光掃項軍彗星者所以

楊雄長楊賦曰橫巨海乘奮彗光掃項軍除舊布新也

崑崙此言臨跨喻遠大也故曰遂濟人難蕩滌于泗沂項羽都彭城泗水沂水近

劉敬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太宗文帝也躬履

節儉側身行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

以約已曼麗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曼美也

佞邪之臣不列於朝巧偽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

而刑幾措富衍於孝景功傳於後嗣前書景帝時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

食都內之錢貫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

朽而不可校也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

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

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

有易其校平城之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

騎票騎將軍勤任衛青青為大將軍勇惟鷹揚軍如流

不可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鉤深圖遠之意

探冒頓之罪前書冒頓殺其父頭曼單于又為書使遺高

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憤獨校平城之

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校平城之

讎校報也冒頓單于圍高祖遂命票騎票騎將軍勤任衛

青青為大將軍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毛詩曰時惟鷹揚江

揚賦曰疾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匈奴王庭也長揚席卷漠

北叩勒祁連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橫分單于屠裂百

蠻百蠻夷狄燒芻帳芻毛繫關氏單于妻燔康居灰珍奇

康居西域國椎嗷鏞前書曰冒頓作嗷釘鹿蠡蠡音離

也居音渠馳阡岸獲昆彌昆彌西虜傲倭方言倭養馬人

字書無傲字諸家並曰傲倨為粟牘西域國名驅騾馱宛馬

也傳讀如此不知所出今有肅特國恐是也大宛國名鞭馱馱

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拓地萬里威震八荒

警置四郡據守敦煌四郡謂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也并城屬國一郡領方

域以屬國都尉三之以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揚雄解嘲曰西北一

敦煌一郡部領西方也候孟康注云敦煌玉

門關候也置護羌校尉以主西羌捶驅氏棘寥狼邛苻捶擊也寥狼猶擊擾也

東擁身桓踪麟滅豹字書擁亦摩字音摩方言云摩滅也南

羈鈞叮水劍強越羈係也鈞叮西南夷也水劍謂戈船殘夷文

身海波沫血穀梁傳曰越人被髮郡縣曰南漂槩朱崖武帝元

平南越以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朱雀儋耳九

郡漂槩謂摩近之也前書音義曰珠崖言珠無崖也此作朱古

字通茂陵書曰珠崖郡都郎暉楊雄解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朝曰東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暉音審

甲瑋瑁狀背鱗瑋義亦廣志曰瑋瑁形似龜山南海瑋瑁

之屬背音子期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同穴挹婁之屬也

反屬音以規反

共川鼻飲之國前書貢貝推之駱越之倍父莫不袒跣

稽顙失氣虜伏稽止也宋玉高唐賦曰虎豹射狁失氣

恐冢言其恐懼非夫大漢之盛世藉靡土之饒得御外

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祖嗣傳於孝惠

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宣威盛於聖武政行於宣元侈

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宣傳世十一歷載三百高祖至平

歷涉也合二百十年此言三志衰而復盈道微而復

百者謂出二百年此言三皆莫能遷於靡州而肯於咸

章謂呂氏亂而文帝中興也

嘉靖九年刊

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祭義農已來

無茲著明夫靡州本帝皇所以育業周始祖后稷封邰

關中故曰首業也霸王所以行功戰士角難之場也初

也秦都關中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尚書靡州沃野千里原隰

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陸

海蠹生萬類濱近也前書東方朔曰漢都涇梗柶檀栢

蔬果成實畎瀆潤於水泉灌溉說文曰於野

漸澤成川粳稻陶遂薛君注韓詩曰陶暢厥土之膏畝

價一金前書東方朔曰鄠之田田相如鑿

鑿株林想如言地皆沃美和類也廣雅以鑿鑿去林木之株

火耕流種功淺得深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既有蓄積

院塞四海西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欽巖在

守嶢山東道窮函函谷關也嶢謂嶢山之關也置列

隴靡偃西戎靡音拒守塞不斜嶺南不通杜口絕津朔方

無從杜塞谷口絕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

相過東綜滄海西網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尚書曰

城池百尺院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

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礪石也前書

人奮戢三軍沮敗淮南子曰狹路津關大山

嘉靖九年刊

千人帝地執便利介冑剽悍可與守近利以攻遠  
近士卒勇疾故可攻遠也守士卒易保人不肉  
卒易與保守不降下也肇十有二是為瞻腴  
謂秦梁荆徐揚青兗冀幽并管也雍州田  
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者為瞻者也○劉  
文北當作字以用霸則兼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又行一者字用霸則兼并六國也先據則功  
為諸侯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若用武則  
最也而要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  
功也為政則化上篡逆則難誅地險固故  
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遠及  
亡新時漢之衰偷忍而囿篡器慢違淵囿謂  
以執便莫能卒危卒危倉假之十八誅自京師  
師篡居十

八年公賓就始斬之也天畀更始不能引維界與也言更始不能

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易曰慢藏誨盜又曰負且乘致海

內雲擾諸夏滅微羣龍並戰未知是非赤伏符曰四夷

易曰龍戰于野謂更始敗後劉永張步等重起未知受命者為誰也于時聖帝赫然申威

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聖帝光武也天人符謂受命

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皇上謂天也尚書曰惟皇上帝降

老父也立號高邑舉旗四麾舉也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虢

怒之旅如虎如螭詩曰闕如虓虓注云虎之怒虓然也

如螭杜預注左傳曰螭山神獸形也螭音呼交反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

魚剽蛇莫之方斯尚書今文秦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

天啓三年刊後漢專七十七



公咸曰休哉鄭玄注云燔魚以祭變禮也。割割也音之克反。謂高祖斬蛇也。大呼山東響動。

流沙要龍淵首鎮鄒龍淵劔解見韓稜傳說文鎮鄒大

越春秋有命騰太白親發狼弧騰馳也太白天之將軍

草邪劔天苑東有大星曰天狼下有四星曰弧宋均注演孔圖

南禽公孫北背強胡西平隴冀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

濟蒸人於塗炭成兆庶之甕甕遂興復乎大漢爾雅曰

也易曰成天下之甕甕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瘳差而主上

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棋于雲長楊賦曰退萌

篤此賦每取子雲甘泉長楊賦事意此葭即遐也時蜀

郡太守將史歆及交泄散側反盧芳亡入匈奴故云忿其

下柔未遑於論都而遺思癰州也遺猶方躬勞聖思以

率海內厲撫名將畧地疆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

信讀日申若夫文身鼻飲綏耳之主椎結左衽錄錫之君結音

髻前書尉佗椎結箕踞注云如今兵士椎頭髻也孔子

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錄音渠呂反山海經曰神

武羅穿耳以錄郭璞注云金銀器之名未詳形制錫音

牛于反埤蒼日錫錫也案今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等

此並謂夷狄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制之鄰

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前書司

日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畧

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

存存也今國家躬修道德吐惠含仁湛恩沾洽時風顯

宣前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日湛恩汪濊湛音沈易通

至立春條風至春分明無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閭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也

徒垂意於持平守實務在愛育元元苟有便於王政者

聖主納焉何則物罔挹而不損道無隆而不移陽盛則

運陰滿則虧淮南子曰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

有坐孔子曰善哉乎得見此器顧曰弟子

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則復孔子遽然革容曰

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挹而損之曰

何謂挹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而悲日中而移月

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儉

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陋德施天

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故存

不忘亡安不諱危雖有仁義猶設城池也客以利器不

可久虛而國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淳潛與

篤後仕郡文學掾以自疾二十餘年不闕京師篤之外

高祖破羌將軍辛武賢以武略稱前書武賢秋道人為

左將軍慶篤常嘆曰杜氏文明善政而篤不任為吏謂

思之父周及延年並以杜辛氏秉義經武而篤又怯於事外內五

世至篤衰矣女弟適扶風馬氏建初三年車騎將軍馬

防擊西羌請篤為從事中郎戰沒於射姑山所著賦誄

弔書讚十言女誡及雜又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論十五

篇子碩豪俠以貨殖聞

### 王隆傳

王隆字文山馮翊雲陽人也王莽時以父任為郎後避

難河西為竇融左護軍建武中為新汲令新汲縣屬潁

今許州扶  
耑縣西也  
能文章所著詩賦銘書凡二十六篇初王莽  
末沛國史岑子孝亦以文章顯莽以為謁者著頌誄復  
神說疾凡四篇岑一字孝山  
著出師頌

夏恭傳

夏恭字敬公梁國蒙人也習韓詩孟氏易講授門徒常  
千餘人王莽末盜賊從橫攻沒郡縣恭以恩信為眾所  
附擁兵固守獨安全光武即位嘉其忠果召拜郎中再  
遷太山都尉和集百姓甚得其歡心恭善為文著賦頌  
詩勵學凡二十篇四十九卒官諸儒共謚曰宣明君子  
牙少習家業著賦頌讚誄凡四十篇舉孝廉早卒鄉人

號曰文德先生

傅毅傳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永平中於平陵習

章句因作廸志詩曰咨爾庶士迨時斯勗迨及也  
勗勉也日月

逾邁豈云旋復尚書曰日月逾邁逾邁行  
言日月之過往不可復還也哀我經營

旅力靡及旅陳也言已欲經營仁義之  
道然非陳力之所能及也在茲弱冠靡所

庶立禮記年二十曰弱冠言已在  
弱冠之歲無所庶幾成立也於赫我祖顯于殷國

謂傳二迹阿衡克光其則阿倚衡平也言依倚之以取  
說也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武丁興商

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其法則也

伊宗皇士武丁殷王高宗也伊惟宗尊也詩曰思皇多  
士皇美也言武丁所以能與殷者惟尊皇美

之士謂 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德積

傳說 重也 保膺淑懿續修其且漢之中葉俊又式序秩彼殷

宗光此勲緒中葉謂宣中中興秩也言漢代序設高

也謂傳介子以軍功封義侯傳喜論議正直為大司

馬封高武侯傳晏為孔鄉侯傳商為汝昌侯建武中傳

後為昆陽侯也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

革濁清我濯漑言誰能董易我之濁誰能昭闇啓我童

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

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契闊謂辛苦也秩秩大

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亶匪測詩大雅曰秩秩大猷

猷道也廣東也式法夫不怠越有黍稷尚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誰能

云作考之居息考成也言誰能有所作而居息二事敗

業多疾我力二事謂事不專一也疾害也如彼遵衢則

罔所極遵循也如循長路二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

聽則溷於音聿辭也溷亂也志不專一徒煩於戲君子

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人當自勉修德義專志

過往如流少有行邁屢稅胡能有迄行邁之人屢稅駕

閑暇之日也密勿朝夕聿同始卒密勿聶勉也聿律也

也言當自勗終始如毅以顯宗求賢不篤士多隱處故作七激以為

諷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

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皇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清廟詩周頌篇名由是文雅顯於朝廷車騎將軍馬防外戚尊重請毅為軍司馬待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敗免官歸永元元年車騎將軍竇憲復請毅為主記室崔駰為主簿及憲遷大將軍復以毅為司馬班固為中護軍憲府文章之盛冠於當時毅早卒著詩賦誄頌祝文七激連珠凡二十八篇

### 黃香傳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

不免喪

免喪

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

之署門下

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

盡心奉養

遂博學經典究精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

下無雙江

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初元年肅宗詔香詣東

觀讀所未

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

冠王冠也

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

曰此天下

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

安福殿言

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

宿臺上晝

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

滿當遷和

帝留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

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

筭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謝丞書香代為冠得以弱冠

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

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

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

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頑孤忝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尊要謂尚書令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

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

誠瞑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復留

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樞機甚

見親重而香亦祇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東平清河

奏妖言卿仲遼等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

眾每郡國疑罪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又曉

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宜帝知其精勤數加恩賞疾

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遇甚盛議者譏其過

倖延光元年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

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

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

時被水年飢乃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

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賦牋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 劉毅傳

劉毅北海敬王子也初封平望侯

平望縣屬北海郡

永元中坐

事奪爵毅少有文辯稱元初元年上漢德論并憲論十二篇時劉珍鄧耽尹允馬融共上書稱其美安帝嘉之賜錢二萬拜議郎

### 李尤傳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也少以文章顯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召詣東觀受詔作賦拜蘭臺

令史稍遷安帝時為諫議大夫受詔與謁者僕射劉珍等俱撰漢記後帝廢太子為濟陰王尤上書諫爭順帝立遷樂安相年八十三卒所著詩賦銘誄頌七歎哀典凡二十八篇尤同郡李勝亦有文才為東觀郎著詩誄頌論數十篇

### 蘇順傳

蘇順字孝山京兆霸陵人也和安間以才學見稱好養生術隱處求道晚乃仕拜郎中卒於官所著賦論誄哀辭雜文凡十六篇時三輔多士扶風曹眾伯師亦有才學著誄書論四篇

三輔次錄注曰眾與清里蘇孺文賣伯句馬季長並遊宦唯來不遇以

終于家 又有曹朔不知何許人作漢頌四篇

劉珍傳

劉珍字秋孫 諸本時有作秘孫者其人名義相扶而作秋者多也 一名寶南

陽蔡陽人也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騶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騶駱作建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廷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云

葛龔傳

葛龔字元甫梁國寧陵人也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龔

為文奏或有請龔奏以千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寫之忘自載其名因并寫龔名以進之故時人為之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事見笑林 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帝永初中舉孝廉為太官丞上便宜四事拜蕩陰令

蕩陰縣名今相州縣也蕩音湯 辟

太尉府病不就州舉茂才為臨汾令居二縣皆有稱績著文賦碑誄書記凡二十篇

王逸傳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較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子延壽字文



考有雋才少遊魯國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竒之遂輟翰而已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後溺水歿時年二十餘

張華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到魯賦靈光殿歸度相水溺歿文考一字子山也

### 崔琦傳

崔琦字子瑋涿郡安平人濟比相瑗之宗也少遊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軌法也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

### 帝舜德隆英皇

帝舜妃娥皇女英帝堯之女聰明貞仁事舜於賦彰之中事瞽叟謙讓恭儉思

### 盡婦道也周興三母

列女傳曰太姜者太王之妃賢而有節生太伯仲雍王季化導三子皆成賢德

太王有事必咨謀焉大姪者王季之妃端懿誠莊維德及其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生文王太

姪者文王之妃號曰文母思媚太姜太姪旦女有莘崇

勤勞以進婦道文王理外文母理內生十男也有莘崇

湯列女傳曰湯娶有莘氏女德高而明伊尹為之媵臣佐湯致王訓正後宮嬪御有敘威無嫉妬也宜

王晏起姜后脫簪列女傳曰周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

通言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於

政早朝晏罷卒成中興焉齊桓好樂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

之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爰暨末葉漸已頹虧貫魚不敘九御差池易曰貫魚以宮人寵

貫魚之有欠敘不偏愛也禮后夫人已下進御之法云凡天子進御之義從后而下十五日徧自下始以象月

之初生漸進至盛法陰道之義也其法九嬪已下皆九  
九而御則女御八十一人爲九女也世婦二十七人爲  
三女九嬪爲一夫人爲一凡十  
曰夕后當一夕故曰十五日一偏也

麗公麗獻公麗也惟家之索牝雞之晨尚書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孔安國

注云索盡也雌伐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也專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間

舊圯剝至親左傳曰少陵長新間舊言其亂政也圯毀也並后匹嫡左傳曰辛伯諗

周桓公曰並后匹嫡亂之本也淫女斃陳陳夏姬通於孔寧儀行父又通於靈公夏姬之子徵舒弑

靈公楚伐陳滅之見左傳匪賢是上番爲司徒詩小雅也番幽王之

不尚賢德之人寵其后荷爵負乘采食名都易曰負且

親而以番爲司徒之官荷爵負乘采食名都乘負也者

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

器寇必至也毛詩曰皇父孔聖作都于向皇父幽王后

之親黨也向邑也以詩人是刺德用不憚憚大也音

向爲皇父食采邑也

爲司徒及皇父都商用其暴虐也暴辛惑婦拒諫自孤紂字受

后親黨是以其德不大也德名辛以其暴虐故曰暴辛惑婦謂惑妲己也紂蝠蛇

智足以拒諫祖伊諫紂紂不從自孤爲獨夫也蝠蛇

其心從毒不辜字書蝠音福即蝎蝠也此當作蠖音芳福反不辜謂菹梅伯脯鬼侯之類也

諸父是殺孕子是剝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

首分離王子比于紂之諸父也紂殺之尚書曰紂剝剔

而死武王乃斬以輕呂之劍也初爲天子後爲人螭左傳曰螭魅魍魎

獸形故以比紂之惡也非但蛇色毋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競獎

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毋后不能循用禮法爭競相

笑而後號咷言初雖恃權勢勸以擅權柄也易曰旅人先家國泯絕宗廟燒燔末嬉

喪夏末嬉桀妃有施氏女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榮嘗置未嬉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湯遂

放桀於南巢 褒姒斃周周幽王嬖褒姒 姒已亡殷 趙靈沙丘

趙武靈王以長子章為太子 後得吳娃愛之 生子何 乃廢章而立何 後自號王 父立何為王 吳娃死 何愛弛主

父憐章 北面臣詘於其弟 欲分趙王章於代 計未決 主父及王遊於沙丘 宮公子章以其徒作亂 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起兵 公子章敗 往走主父 主父聞之 成兌因圍

主父 宮章死 成兌謀曰 以章故 圍主父 即解兵 吾屬夷矣 乃遂圍主父 令宮人後出者 夷宮中人 悉出 主父欲出 不得 飢採雀鷺而食之 三月餘 死 沙丘 宮見史記

戚姬人豕 呂宗以敗陳后 作巫卒 死於外孝武帝陳皇后 以巫蠱廢

霍欲鳩子 身乃罹廢孝宣霍皇后 霍光之 女欲謀毒太子 被廢 故曰無謂我

貴天將爾 摧無恃 常好色 有歇微 無怙常 幸愛有陵 遲

無曰我能 天人爾 違患生 不德福 有慎機無德而貴 寵有患害之所

生也 左傳曰 無德而祿 殃也 若慎其機 事則有福也 日不常 中月盈 有虧 履道者

拜太中大夫 著作 東觀再遷北地太守 入拜尚書 令後為陳相 卒 官著詩頌碑銘書策 凡十五篇

文苑傳第七十上終

後漢書八十卷上

崇禎三年

後漢書上

後漢書八十卷下

後漢書八十卷下 張升傳

文苑列傳第七十下

後漢書八十卷下

張升傳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富平侯放之孫也放湯六升代孫也

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束也其意

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垂其志好者雖王公

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

雖胡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仕郡為綱紀以能出

守外黃令吏有受賂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

足趨明威戮乎趨急也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

首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及其侵地侏儒短人能為俳優也穀

梁傳曰魯定公與齊侯會于頰谷兩君就壇兩相相揖  
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  
曰兩君合好夷狄之人何為來齊侯遂巡而謝曰寡人  
之過也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國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  
門而出齊人乃歸魯鄆灌龜陰之田  
君子仕不為已  
職思其憂詩唐風曰無以太康職思其憂職主豈以久  
近而異其度哉遇黨錮去官後竟見誅年四十九著賦  
誅頌碑書凡六十篇

### 趙壹傳

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也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頰  
豪眉望之甚偉而恃才倨傲為鄉黨所攢乃作解攢後  
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貽書謝恩曰昔原大

夫贖桑下絕氣傳稱其仁原大夫謂趙壹之子盾謚曰

食其故曰臣有二持以遺之宜孟更賜之脯二束遂

去賤卑續也秦越人還親太子結脈世著其神扁鵲姓

人過也乃使弟子子陽厲鐵磁石以取三

子蘇見設囊之二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氣竭矣然

而精脯出乎車軫說文軫車輻間橫木鐵石運乎手爪古者以

鑿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手法地彈而為之今所賴者非直

車軫之精脯手爪之鐵石也乃收之於三極還之於司

命禮記曰祭司命使乾皮復含血藉骨復被肉允所

謂遺仁遇神真所宣傳而著之余畏禁不敢班班顯言

漢書卷之二十一  
後漢書卷之二十一

明也 窮為窮為賦一篇其辭曰有一窮息 戰翼原野罩

網加上機空在下 注云日網畢驛也 也穿穿地

前見蒼隼後見 注云日網畢驛也 飛丸

左 注云日網畢驛也 飛丸

飛矢交集于我思 飛不得欲鳴不可舉 西畏觸搖足恐

墮內獨怖急乍冰 下火幸賴大賢我於我 憐昔濟我南

今振我西 注云日網畢驛也 馬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

告天天乎祚賢歸 賢永年且公且侯 子子孫孫又作刺

世疾邪賊以舒其 怨憤曰伊五帝之不同 禮三王亦又

不同樂數極自然 變化非是故相反 駁 注云日網畢驛也

王異代不相襲禮樂 極則憂禮粗則偏矣 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

時清濁春秋時禍 敗之始戰國愈復 增其荼毒 尚書曰

害不忍荼毒孔 註云荼毒苦也 秦漢無以相踰越 乃更加其怨酷 寧計

生民之命唯利已 而自足于茲 迄今情為萬方 佞諂日

熾剛克消亾 舐痔結駟正色 徒行 莊子曰宋有曹商者

之益車百乘見 莊子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 醫舐

執撫拍豪強 媼音丘矩反 媼音交字反 偃蹇反俗立

致咎殃 偃蹇驕 教也 捷倅逐物日富月昌 捷疾也 倅懼也 急

渾然同惑孰溫孰 涼邪夫顯進直士 幽藏原斯瘼之攸

與實執政之匪賢 女謁掩其視聽今近 習乘其威權所

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雖欲竭誠而盡忠路絕驗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之狺狺

楚辭曰豈不思夫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夫信信以迎大關梁閉而不通信音銀安危亾於旦

夕肆嗜慾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柁積薪而待燃榮納

由於閃榆孰知辨其蚩妍閃榆傾佞之貌也行傾佞者則享榮寵而見納用榆音輪

故法禁屈撓於執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

之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亾違

義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為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

不可延左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河清遲也順風激靡草富貴者

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伊優北堂上抗髀倚門

邊伊優屈曲佞媚之貌抗髀高亢好直之貌也佞媚者見親故昇堂直者見棄故倚門曾生

聞此辭繫而作歌曰秦客魯生皆寓言也執家多所宜咳唾自成

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芻老子曰被褐懷玉言處卑賤而懷德義也楚辭曰蘭

芷變而不芳全蕙化而為茅也賢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

勿復空馳驅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光和元年舉郡

上計到京師是時司徒表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

庭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之令左右往

讓之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對曰昔酈食其長揖

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則歛衽下堂執其手延置

上坐因問西方事大悅顧謂坐中曰此人漢陽趙元叔

也朝臣莫有過之者吾請為諸君分坐分別也坐者皆屬

觀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

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強許通陟意未許通壹以壹數至門故

自勉強許通之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曰竊伏西州

承高風舊矣乃今方遇而忽然謂歎也奈何命也因舉聲

哭門下皆驚奔入滿側陟知其非常人乃起延與語大

奇之謂曰子出矣陟明日大從車騎奉謁造壹奉謁通名也

時諸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幙而壹獨柴車草屏韓詩外傳曰周

子高對齊景公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驚馬柴車可得而乘柴車弊惡之車也露宿其

傍延陟前坐於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重

夕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陟乃與表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

采及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

遂遁去門吏懼以白之規聞壹名大驚乃追書謝曰蹉

跌不面企德懷風虚心委質為日久矣側聞仁者愍其

區區冀承清誨以釋遙悚今日外白有一尉兩計吏不

道屈尊門下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為尊更啓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

夜豈待旦惟君明叡平其夙心寧當慢傲加於所天平恕

也敬壹故謂為所天事在悖惑不足具責儻可原察追修前好則

何福如之謹遣主簿奉書下筆氣結汗流竟趾壹報曰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詩曰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人亦顏之人希慕也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

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懸心遲仰之○劉放曰正文仁

兄案二漢未嘗相呼為仁兄且壹與皇甫未嘗相接何兄之稱劉表與袁譚言呼之仁君此下文亦有仁君作

是君字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

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

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盖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

夙退自引畏使君勞詩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盖斷章以取義昔人或歷說

而不遇或思士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歷說謂孔丘也

思士謂孟軻也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

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

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曷何也言區區之心不量已

曷為食於路以待餓者有蒙袂戴履負簞而來曰嗟來

食曰余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從而謝之不食而

死神尼曰其嗟也誠則一薄實穢其趣但關節疾動膝

可去其謝也可食請俟亡日乃奉其情報請來貺永以

炎壞潰人有四關白慰遂去不顧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終於

家初承逢使善相者相壹云位不過郡吏竟如其言著

賦頌箴誄書論及雜文十六篇

劉梁傳

劉梁字曼山一名岑東平襄陽人也襄陽縣城在梁

襄陽縣城在梁

宗室子也 一少孤貧賣妻其市以資常疾 甚多利交  
以和曲相黨為著破群論時之覽者以為仲尼作春秋  
亂臣知懼今此論之作俗士豈不愧心其文不存又著  
辯和同之論其辭曰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  
愛而為害有惡而為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聞偽  
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  
焉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  
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劑其味  
劑音齊也音子隨反今人相傳劑音在計反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同如水焉  
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  
左傳晏子對齊

景公辭也 是以君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為正

以匡惡為忠經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則上下和睦能

相親也昔楚恭王有疾召其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

稷 楚恭王名審左傳楚王曰生十年而喪先君故云少主社稷 失先君之緒覆楚國

之師 緒業也謂鄢陵之戰為留所敗 不穀之罪也若以宗廟之靈得保

首領以歿請為靈若厲大夫許諾 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幸曰厲左傳

曰大夫擇焉莫封及五命乃許之諸之也 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 子囊楚合尹名也

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正

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 寵榮也 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

不謂恭乎大夫從之 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案此楚語之文 此違而得道者

也及靈王驕淫暴虐無度芋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國語楚靈王子國為章華之臺伍舉對曰

君為此臺國人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數年乃成左傳芋尹申亥申無字之子也乾谿之役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不誅惠孰大焉乃求王過諸棘闈以王歸王謚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也○劉放曰注楚靈王子圖案文多

一子字 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淮南子曰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

奉酒而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疾王駕而往之入帳中而聞酒臭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季孫之愛我美疢也疢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為美者也武仲臧孫紇也左傳孟孫死臧孫八哭甚本多涕出其節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易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甚也孟孫之惡我甚也美疢不如惡石天石猶生也美其毒也

言石能除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怨矣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悼子少

武子愛悼子欲立之勸於申豐曰不可訪於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飲臧孫

命北面而禮新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悼子乃立季氏以公彌為馬正其後公彌立孟孫羯與其

城紇於季氏載奔齊侯將與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非君欲臧孫聞之見動不火寢廟畏人之怨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亂如向乃不與田注曰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此見左傳蓋善其知義讓其違道也夫知而使怒而止也見左傳

違之為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偽焉其愚一也患之所在非徒在智之不及又在及而違之者矣故曰智及

之仁不慈守之雖得之必矣之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事忘施忠智之謂矣茲此也念此事也在此身也言行

可謂忠而有節事當常念如在已身也庶衆也言教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左傳曰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進

退周旋唯道是審夫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

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左傳

祁奚請老晉侯問制勅鞅以逆文為成勅鞅晉寺人名

焉稱解狐其讎也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披斬其袂及文公歸國呂

甥卻芮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以呂卻之難告之

言初雖逆文公傳殺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魯

後竟成之也傳殺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魯

之盟而救之傳殺以順厲為敗左傳言鄭厲公為魯

不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

吾所不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後爵之於朝申侯伯順

財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不見故曰不在逆順以義

為斷不在憎愛以道為貴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考義之謂也桓帝時舉孝廉除北新城長北新城

告縣人曰昔文翁在蜀道著巴漢前書文翁為蜀郡太

也庚桑瑒諫風移礪礪瑒碎也莊子曰老聃之後有庚

子之始來吾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

豈本志字乃更大作講舍延聚生徒數百人朝夕自

往勸讓身執經卷試策殿最儒化大行此邑至後猶稱  
其教焉等召入拜尚書郎累遷後為野王令未行光祿  
中病卒孫積亦以文才知名魏志積字公幹為司空軍  
謀祭酒五官郎將文學與  
徐幹陳琳阮瑀應瑒俱以文  
章知名轉為平原庶子

### 邊讓傳

邊讓字文禮陳留浚儀人也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  
雖多滛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章華臺  
解見馮  
行傳揚雄曰辭人之賦麗以滛司馬相如作上林賦發  
倉稟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鯨寡存孤獨出德踣省刑罰  
其辭曰楚靈王既遊雲夢之澤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洞庭湖在今湖南  
右顧彭蠡之隩南

眺巫山之阿

說苑曰楚昭王欲之荆臺遊司馬子綦進  
諫曰荆臺之遊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

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地使人遺老而忘  
歿也王不可遊也巫山在荊州巫山縣東延目廣望騁

觀終日顧謂左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歿

也說苑此並司馬子綦諫昭王之言於是遂作章華之臺築乾谿之室

谿樂乾谿不能去史記曰靈王次於乾谿寤木土之枝單珍府之實舉國營

之數年乃成技巧也單盡也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國君安人以

為樂今君為此臺也國人罷焉財用盡焉設長夜之淫  
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軍國苦之數年乃成

宴作北里之新聲史記紂為酒池肉林使男女僕而相  
逐其間為長夜之飲使師涓作新聲

北里之舞靡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生謀也  
陳蔡二  
國先為

楚所乃作斯賦以諷之胄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

天啓三年刊後漢傳三下

澤胃胤也高陽帝顓頊也帝系曰顓頊娶於滕隍氏建女而主老童是為楚先楚詞曰帝高陽之苗裔兮

列藩於南楚兮等威靈於二伯老童之後鬻熊事周成王時封於楚其後子孫隆盛與齊晉強二百齊桓晉文也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

之兩號國語曰商伯大彭豷韋左傳曰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達皇佐之高勳兮

馳仁聲之顯赫皇佐謂鬻熊佐文王也左傳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熊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

人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此馳仁聲也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

肅清五服攸亂謂靈王承先世仁惠之風如春普施神武威稜如電雷之斷決也五服甸侯綏

娶荒也亂理也旦垂精於萬機兮夕回輦於門館設長夜之歡

飲兮展中情之嫵婉嫵安也婉美也婉協韻音於願反竭四海之妙珍

兮盡生人之祕玩爾乃携窈窕從好仇窈窕幽閑也仇匹也手詩曰窈

窈淑女君子子好仇徑肉林登糟丘史記紂作糟丘酒池懸肉以為林也蘭肴山竦

椒酒淵流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激玄醴於

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望兮冀彌日而消

憂彌終也楚詞曰望瑤臺而偃蹇於是招宓妃命湘娥宓妃洛水之神女也湘娥堯之

二女娥皇女英湘水之神也齊倡列鄭女羅楚辭曰二八揚激楚之

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激楚曲名也淮南繁手超於北

里妙舞麗於陽阿左傳曰繁手惛聲淫堙心耳金石類

聚絲竹群分被輕袿曳華文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羅

衣飄飄組綺續紛組綬也綺綾也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鶴之失

群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歡讌既洽長夜

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

散振弱支而紆繞今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今

似鸞飛於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

跌跌蹉也長袖奮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歌聲激發爾乃

妍媚遽進巧弄相加俯仰異容忽兮神化化協韻音花體迅

輕鴻榮曜春華進如浮雲退如激波雖復柳惠能不吝

嗟柳下惠展季也家悟曰柳下惠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言其貞也於是天河既回

淫樂未終清籥發徵激楚揚風籥如笛六孔於是音氣發於

絲竹今飛響軼於雲中比目應節而雙躍今比日魚一名鱠一名

上餘不比不行今江東呼為板魚韓詩外傳曰伯牙鼓琴游魚出聽孤雌感聲而鳴雄枚

下發曰暮則羈維迷美繁手之輕妙兮嘉新聲之彌隆

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考成也歸乎生風之廣夏兮脩

黃軒之要道黃帝軒轅氏得房中之術於女女握固吸

嘗君曰廣一夏遠房携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西

西施也越一肥書曰越王句踐得採薪二女西施鄭旦形

便娟以輝毛嬙毛嬙也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形

美儀操之以雙麗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長妙技單

枚尊迥徹枚盤也盤盤也盤盤也惘焉若醒撫劍而歎

醒也慮理四之類才倍稼穡之艱難美且尚之位周善

管仲之輔也將起世而作理焉沈酒於此歡於是罷女

嘉靖八年

樂墮登臺山心夏禹之卑官慕有虞之士曾舉英善於仄

陋拔彞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任而處能

之絕軌崇成莊之洪基史記楚成王布德施惠結舊好

王孫也綱而舉蘇漢之諫罷淫樂聽國雖齊桓之一匡

豈足方於大持彞梁傳曰齊桓公為陽穀爾乃育之以

仁臨之以明致皮報於鬼神盡肅恭乎上京言楚尊也

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欲

辟命之恐不至詭以軍事徵召既到署令史續漢志曰

有令史及御史屬一十一人進以禮見之讓善占射能辭對時賓客

滿堂莫不羨其風府掾孔融王朗並脩刺候焉典魏志

有議郎蔡邕深敬之以為讓宜處高任乃薦於何進曰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舊德並為元龜華髮白

龜所以知吉凶尚雖振鷺之集西雅濟濟之在周庭無

以或加韓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雅言文王之時辟雅

學士皆素白之人也又竊見令史陳留邊讓天授逸才

聰明賢智駘亂夙孤不盡家訓前剪髮為髻及就學廬

便受大典初涉諸經見本知義授者不能對其問童句

不能逮其意心通性達口辯辭長拜禮不動非法不言

若處孤疑之論定嫌審之分經典交至檢括參合衆夫

嘉靖八年刊

後漢書卷二

三



寂焉莫之能奪也。使讓生在唐虞，則元凱之次運值仲尼，則顏冉之亞豈徒俗之允偶？近器而器，遠器而器。者字階級名位，亦宜超然若復隨輩，而違非所以章環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傳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莊子曰：函牛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不可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也。函，容也。洎，也。此言大器之於小用，固有所不宜也。豈竊憤邑憂憤也。怪此寶鼎未受犧牛大羹之和，久在前熬鑿割之間。願明將軍回謀垂慮，裁加少納貢之機，密展之力用。若以年齒為嫌，則顏回不得貫德行之首，子奇終無阿宰之功。說苑曰：子奇年十，荀堪其事。古今一也。讓後以高才擢進，屢遷出為九江太守，不以為能也。初平中，王室大亂，讓去官還家，恃才氣不屈。曹操多輕侮之言，建安中，其鄉人有構讓於操，操告郡就殺之，文多遺失。

酈炎傳

酈炎字文勝，范陽人。酈食其之後也。炎有文才，解音律，言論給捷，多服其能。建寧帝時，州郡辟命，皆不就。有志氣，作詩二篇曰：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脩翼無卑栖，遠趾不乖局。舒吾凌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異量，貴賤

無天錄富貴者為人所不藏於天錄知天錄陳平教里杜所不再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比萬

由已志士不相言鍾祿德音流千載功通塞石重山岳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

波蘭榮一何晚嚴霜拜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植太山阿

文管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臨衡宰謂詎崇浮華賢

才抑不用遠投荆南沙賈誼欲革漢土德改定律令絳

誰為長沙大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伯樂安得孔仲

尼為世陳四科炎後風病憊忽性至孝遭母憂病甚發

動妻始產而驚死妻穿訟之衣繫獄炎病不能理對熹

平六年遂死獄中時年二十八尚書履植為之謀讚以

昭其懿德

侯瑾傳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

作為資暮還輒斲柴以讀書龔字常以禮自牧獨處一

房交對歲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

矯世論以譏刺嘗時而徙入山中覃思著述覃善以莫

知於世後侍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蔡中興以後行

事為皇德傳三十篇行於世餘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

失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焉侯君云

史集卷之二十一



原件短缺

高彪傳

高彪字義平吳郡無錫人也無錫今常州縣家本單寒至彪為

諸生遊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常從馬融欲訪大義融

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風問

駁故不待介者而謁大君子之門冀一見龍光以叙腹

心之願毛詩曰既見君子不圖遭疾幽閉莫啓昔周公

旦父文元武九命作伯以尹華夏猶揮沐吐餐垂接白

屋故周道以隆天下歸德公今並病傲士故其宜也融

省書慙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後郡舉孝廉試經第一除

郎中校書東觀數奏賦頌奇文因事諷諫靈帝異之時

有枉道依合復無所觀曲道以合時者不足觀先公高節越可永

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邑等甚美其文以為莫尚也後

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送阻於上東門洛陽城東門詔東

觀畫彪像以勸學者彪到官有德政上書薦縣人申屠

蟠等病卒於官文車多亡子位亦知名

張超字子並河間鄆人也今嘉州鄆侯良之後有文才

靈帝時從車騎將軍朱鶴征貴巾為別部司馬著賦頌

碑文薦徽煖書詔又朝凡十九篇超又善於草書妙絕

時人世共傳之

張超傳

補衡傳

補衡字正平平原般人也般縣故城在今德州平昌縣東般音卜蒲反少有

才辯而氣尚剛傲好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

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

於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

衡曰去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陳羣字長文司馬伯達河内温人對

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趙冠為

將軍見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魏志

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故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嗽佳肉故可監厨也。劉放曰注有腹太案舊作腹尺唯善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

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臣聞洪水橫流帝

思俾有能俾義俾使也又理也旁求四方以招賢

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尚書帝堯曰疇

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誰也熙廣也載事也陛下啟聖纂承基緒遭

遇厄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敘文王德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言

不敢懈惟岳降神異人並出毛詩曰惟岳降神生甫及申公孫弘傳贊曰異人並

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

才卓礫初涉藝文升堂覩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

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

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前書曰桑弘羊維陽賈人

子以心計年十二為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子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杖無所遺失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如讎

國語楚藍尹鹽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

任座抗行史魚厲

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如何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剋中山

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子是以知君不肖君也

鷲鳥累伯不如一鶚

鄒陽上書之言

也鶚大

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空涌解疑

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不試

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欲以長纓牽致

勁越

前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弱冠慷慨前世美之近

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也

口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

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

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鉤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

史記曰趙簡子

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曰血脉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七日寤寤而曰我之帝所甚樂今主君之疾與

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果寤語大夫

口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其聲動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

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

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堂牧飛

兔驪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

呂氏春秋曰飛兔驪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口

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

臣等區區敢不以聞融既愛衡才數稱

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

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着岑牟單絞之服文士傳曰魏太祖欲辱衡乃令人錄用為鼓史後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鼓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以帛絹制作衣一岑牟一單絞及小禪通史志曰岑牟鼓角七巾也鄭玄注禮記曰絞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方為漁陽參撾蹠蹈而前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蹠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自衡始也臣賢案撾及撾並擊鼓杖也參撾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儒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音七紺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則參曲奏之名則撾字入於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撾而去足知參撾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為去聲不知何所憑也參七紺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衡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

鼓史何不改裝而輕敢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復參撾而去顏色不怍操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邪雅正也言大雅君子不當爾因宣操區區

之意衡許往融復見操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衡乃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椀杖說文曰椀大杖也音陀結反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曰

外有狂生坐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操怒謂融曰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彌衡賢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

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荊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並極其才思時衡出還見之開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慄然爲駭慄然怪之也音撫衡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侮慢於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爲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射音亦爲章陵

太守尤善於衡嘗與衡俱遊共讀蔡邕所作碑文射愛

其辭還恨不繕寫衡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

缺二字爲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還校如衡所

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卮於

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

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大會

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歾公云

等道歾公駕言也等道猶今言河勿語也祖大怒令五百將出五百猶今

解見定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



衡卽時殺焉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

衡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

贊曰情志旣動篇辭爲貴

毛詩序云情發於中而居於宣詩者志之所之故情志動

而篇辭作斯

抽心呈貌非彫非蔚

彫斲也易曰君豹變其文蔚殊狀

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淫費

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

麗以則辭人之賦

曰不辭費

後漢書七十下終

後漢書八十卷下

獨行列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八十一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

者有所不爲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

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旣云進取亦

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

或爲或否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

也或志剛金石而剋扞於強禦

甘心於小諒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戴說陸續也

善也

謂劉茂衛福也

范武張劭也

之則事或有遺也措置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 譙玄傳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嘗與侍中嘗侍武騎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

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

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斯羽說說今宜爾子孫振振今宜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

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

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

於殺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

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既無尊

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

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惡金玉之身均九女

之施九女解見存無窮之福天下幸其時數有災異玄

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稽即言從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頌繡衣直指中封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

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漢官儀曰北宮衛士  
令一人秩六百石

### 李業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  
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  
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  
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  
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為治而反託疾乎令  
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  
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  
而聞賣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  
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賣鳴犢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

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剗胎殺天則騏驎不至竭  
澤而漁則蛟龍不合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  
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也未聞求賢而脅以牢獄

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業為酒士王莽時官  
酤酒故置

也酒士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

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為博士業固疾不起數  
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  
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  
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  
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  
君宜上奉知己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以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間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

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之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捷爲任永及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永妻滂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滂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 劉茂傳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

為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媯州東沮音阻

會王莽篡位茂棄官

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

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

踰墻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晝則逃隱

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

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

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

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歿命節義尤高

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續漢

書宗正丞一人北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

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

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

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

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馬

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

賞賜各除子一人為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

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

厭次縣之河也與

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

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

華所事之後也漢有

所忠為諫議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

後漢傳七十一  
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溫序傳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  
弓里成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  
謀成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為侍御史遷武陵都  
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為  
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  
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  
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脇僕將因以節搃殺數人賊眾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  
既為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博  
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  
賜城傍為冢地賻穀千斛糶五百匹除三子為郎中長  
子壽服竟為都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  
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序墓在黔

彭脩傳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  
英封季札漢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與脩俱歸  
改曰毘陵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

鄉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寧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閣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向折文侯解見文苑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鼂遂少意罰貲獄吏罪後外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

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索盧放傳

索盧放字君陽素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堂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冬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



穆叔孟明而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  
用之霸西戎願以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  
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為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  
乞身從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  
起光武使人與之元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  
子為太子子度子六十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  
度子秩六百石

### 周嘉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定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為郡決  
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  
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  
有君但言時病而已山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言以罪

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

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

公玄孫

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  
後漢興紹嗣封為正公食采於汝墳也

豈可

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

史太守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

守何敞討賊敞為流失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

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

也為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

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

遣送之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

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 范式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兄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毋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乘違毋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郵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

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禮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為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住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總之經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塘將變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妻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為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以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

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尸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為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

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

監門困故晨門肆志於抱關解見張子欲居九夷不患

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為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為先傭

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

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

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

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

官

李善傳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

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背財千萬

諸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

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

為生潼潼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

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

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

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

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為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

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

後漢傳七十一  
家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奠哭泣甚悲身  
自款爨執鼎俎以脩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  
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為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  
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 王恂傳

王恂字少林

恂音純

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

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嘗到洛陽  
而被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箴  
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恂即鬻一斤營其殯葬餘金  
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恂大度亭長初到

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恂  
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恂恂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  
牽恂入宅舍主人見之喜曰今人竊盜矣問恂所由得馬  
恂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  
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恂自念有葬書生事  
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  
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  
大恩又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恂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恂恂辭讓而去時彥父為州從事因告新  
都令假恂休息自與俱迎彥喪餘金俱存恂由是顯名

任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繁亭音繁  
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他白仁勝凶邪  
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  
之聲他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  
進他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為涪令之官過  
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  
財貨他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他曰  
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  
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他曰當為汝理此寃勿  
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  
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  
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 張武傳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

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

父業郡門下

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河內亭盜夜劫之業與賊戰  
死遂亡失屍骸武時年幼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  
節常持父遺劔至亡處祭酸泣而遷太守第五為嘉其  
行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慟絕命

### 陸績傳

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闕字子春建

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着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  
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  
民飢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餼粥續悉簡鬪其  
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  
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  
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  
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  
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  
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  
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

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  
之續雖見考苦毒而所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  
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  
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  
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  
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停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  
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蔡  
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續中子  
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

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

剛縣故城在今充州冀立縣東北

年十五詣

大學師事鄧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温病卒封養視殯歛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歛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

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充傳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不貧兄弟六人同食。遮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人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有人盜其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授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

進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

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借借。

下音假借音子

夜以充高節，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

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天下奇偉，以

匡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乃為陳海內隱居懷道之

士，頗有不合，騭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

士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張孟舉往

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究。

一日猶昨日也

激刺

面折不由中和，出言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計哉？由是見非

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當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彤傳

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關爭之言彤深懷憤歎乃掩戶自過曰繆彤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為敦睦之行仕縣為主簿時縣令彼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

梁湛召為決曹吏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宅郡彤獨留不去為起墳冢乃潛穿井傍以為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傳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國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

也記書

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

郎署有

才即負息錢數十萬貴主日至詭求無已

說文

日詭責也

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後辭謝之重曰非

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

者誤持鄰舍郎絝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

絝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絝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

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

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為

會稽太守如憂去官後為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傳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

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為郡功

曹嘗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

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

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

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

自表取其罪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

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

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

不如雷與陳二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為守灌謁者

漢官

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

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

順治十五年刊

後漢傳七十一

七十一

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今卒官  
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傳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為縣小吏年十八

奉檄迎督郵冉耻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

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

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

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昂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

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為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為考城令境接外黃

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

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駱驛遂不

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

奐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所可共前亭宿息以叙分

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

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

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奐瞻望弗及

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

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循急不能從俗常佩

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道身

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小於市遭黨人禁錮遂

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

袁崧書曰冉去官嘗拮拾得五斛人

一斛鬻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或寓息客廬或依宿

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

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問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

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

制制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

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

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

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

身斂必便穿穿必便埋其明堂之奠

禮送死者衣曰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

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

千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

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

前書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

隱肘也隱音於靳反

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

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

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

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

宜為貞節先生

謚法清曰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

會葬者二千餘人

刺史郡守各為立碑表墓焉

### 戴就傳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舍曹掾揚州刺史歐

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  
收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  
不變容又燒鋸斧使就挾於肘腋鋸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  
甫今之鋸也張揖字話云甫乃也鋸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鋸字就語獄卒可熟燒  
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勞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  
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  
就覆舩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  
死發舩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使臧絕又  
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瓜悉墮落主者以  
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

故以骨肉扞打邪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  
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奈何誣枉忠良強相掠  
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駮忤行無義忤狀也猶慣習  
駮五音楷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群鬼殺汝於亭中如  
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  
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  
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游上就為主事

### 趙苞傳

趙苞字威豪甘陸東武城人今具州武城縣從兄忠為中常侍  
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執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

孝廉再遷廣陵令視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殞歛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

策弔慰封卹侯今曰州縣音式掄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傳

向栩字甫與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十傳向長少為書生性卓說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年見羅敷脫巾著今著慘頭自頂中板床上如是積久文綃生絲也從糸肖聲音消案此字作帳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為顏淵子貢

季路與有之輩或駢驅入市乞匄於人或悉邀諸乞兒俱歸止宿為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掬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簡素而掬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偽及到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亂掬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中常侍張讓譏掬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疑與角同心欲為內應收送黃門北寺獄殺之

### 諒輔傳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為五官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

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時夏大旱太守日出祈

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為

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

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

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為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

今敢自祈請若至日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

柴聚茭茅以自環乾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傳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為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拂高子乃為起馬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

君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  
禮記曰

以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君以此獲禍貴子申甫

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為

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之絕資其食

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為日殯葬獨則助營妻

娶翊獻帝遷都西京翊由平上計掾是時寇賊興

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立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

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

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

以馬易糶啜衣歛之又逢知故困之於路不忍委去因

殺所獲牛以救其乏衆人立之祠曰視後不救非志士也遂俱

王烈傳

王烈字彥方犇魏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  
聖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  
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  
盜懼吾聞其過是有耻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善  
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  
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

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

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

公孫度按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

為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

舉有道除尚書訪州政事欲以為長史烈乃為商賈自

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

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乘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惟此剛

絜果行有德易蒙卦象曰君子

獨口列傳第七十一終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上

後漢書八十二卷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

易繫辭曰以言

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下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

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

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

於墳記矣

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

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者靡

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

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

箕子之術

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緯候之部

緯七經緯也侯 尚書中侯也 鈴決之符 兵法有玉鈴篇及玄女六韜

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 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

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糧 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收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

符符長三寸有諸奉使行 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冥贖

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馬 按爾雅曰贖 其流又有風角

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

術 風角六日七分 解並見郎顛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

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 河圖曰元氣闢陽為天前

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

之也 日者十筮掌日之術也 史記司馬季主為日者挺

專折竹卜也 楚辭曰索瓊茅以筮專注云筮八段竹也

楚人名結草折竹曰專 筮音大寧 反須臾陰陽吉凶立

成之法也 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 孤虛者孤謂六

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于是為孤也 及望雲省

對孤為虛 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一十卷 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

以占 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 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

命或開末而抑其端 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于口

於鬼神且頌 或曲辭以章其義 易曰探賸索隱鈎深致

于洛之言也 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白武

帝頗好方術 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

而屈焉 前書武帝時李少君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君

梁孫咸名應圖錄越登槐鼎之任

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識

吏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

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

忤淪敗

名見本傳

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

矣

內學謂圖識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

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

奏議慷慨以為宜見歲擯

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

子長亦云

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

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大詳而限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

夫物之所偏未能無

蔽雖云大道其矻或同

矻五愛反

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

然則術數之失至於詭乎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

深於詩者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

禮記曰其為人

也溫不敦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教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

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道古文曰知變化之道

者其知神之所為乎

故曰苟非其入道不虛行之文也

意者多迷

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

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

更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為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為失也

中世張衡

為陰陽之宗即頤谷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

謂襄楷蔡邕楊

厚等也

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執能今蓋糾其推

變冗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安之云

表顯也

### 任文公傳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

閬中今陝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宮風星

祕要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雋太守  
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  
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  
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  
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為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  
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  
為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  
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曰  
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鋪時湔水涌起十餘丈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至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

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纂後文公推數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

環舍趨走口數十劉敞曰舊本有一時人莫知其故後

五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

也捷健悉得完免遂奔于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還

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

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為妃無幾物故乃發卒

表其墓華楊國志曰王哀念之遺五丁之武都擔土文

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當會聚子孫設酒

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為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

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同名郭丘漢改為新野童帝建

初四年徙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

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

禮記曰禮聞來

學不聞往教今君賤也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一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

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

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

深忿憲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

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

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盃埤蒼曰渫噴也音巽執法奏為

不敬執法亂劾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

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

鞅鞅在馬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

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

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

地稱駭誓不復言音駭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

曰常聞關東旣旣郭子橫言不虛也旣旣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

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傳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為

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

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

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

其功聞楊曉水脉乃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白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

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

子威飴我大豆亨我羊魁方進字子威羊魁羊反乎覆

陂當復昔大禹決江踈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

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

悅因署楊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

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

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殺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

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

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

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為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

績皆祭祀之

高獲傳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為人尼首方面

尼首首象尼丘山中

下四方高也

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歙

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鎖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

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為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

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

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

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為

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

曉道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

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二十

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賦其閭

以禮之禮記曰賦視馬尾也

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

石城在今石蘇州四南

城人思之共為立祠

### 王喬傳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

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

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

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詠視

詠文曰詠亦視也音真各反

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

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宮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

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  
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之  
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  
先謁拜之正喬墓在  
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  
立能為票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  
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  
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高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  
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山頭果乘白鶴駐  
山頂望之不歸到  
舉手謝時人而去

### 謝夷吾傳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郡吏學風角占候

太守第五倫擢為督郵時烏程長有

或舉倫使收案其

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

還一縣驚怪不知

所為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

死近三十日遠不

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

不收之倫聽其言至

月餘果有驛馬齋長印綬上言

卒倫以此益禮信之

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士一簿使子從受春秋夷  
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之不肯讀書使白倫行

其業也舉孝廉為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  
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

孤弟二人教其學問各得道經皆為媽娶皆成善士夷  
吾為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兩門戶永平十五年煌發

泰山流徙郡國荐食五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  
毅過壽張界飛近不集稍遷荊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

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特徧幸魯陽  
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誠長吏狗廢舊儀朕

將寬焉上持西南南面夷吾處東廂分惟隔中央夷吾  
所决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弱廷嘆息曰諸州  
刺史盡如此者朕不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  
憂天下常以勵群臣

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為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

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劉放曰案文勢不當用  
兩政字蓋上改本是治

字避作化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言猶賴傳說三皇之

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  
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

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

資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  
尚書咎繇陳九

德曰寬而栗慤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據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

萬物加以少膺儒雅藹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

曠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仰合契據其道德以經

王務昔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效之操躬史魚之節董

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得以免矣是賴厥勲及其應

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右神爰牧荊州威行

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居約紹公儀之操

公儀休相魯拔園葵  
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聲察實

為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  
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

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

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  
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念存遜道演志箕

後漢書卷之二十二

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

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宜當拔擢使

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

五品五常之考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

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

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願乞

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羣生之望庶

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也冀

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

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鳳亦

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

棺斂具至其日而終音吉

楊由傳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

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

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

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郡

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楠音字反顏氏

削而焚之是也史家假借為所哺字今俗或作哺或作

為反哺之哺學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

後漢書卷之三十二

人之風揚塵轉削若  
是屬障向出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  
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  
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闕  
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  
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 李南傳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  
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容山有所容因名焉  
南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校坐盜賊事被徵  
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議賀校意有恨謂曰太守  
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且有善風明日中

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曰日校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  
時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傳校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  
曰向度宛陵浦里航  
宛陵縣屬丹陽郡航以舟濟水也馬跳足是以不  
得速  
跳屈也校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  
南女亦曉家術為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  
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  
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婦女主爨者妾  
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 李郃傳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

郃襲父業遊大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  
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  
各至州縣觀採風謹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  
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  
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下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  
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甯鯨參  
益州之分野  
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竒  
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  
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  
德而專權矜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

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郃  
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  
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文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表  
敞為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  
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為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  
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  
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  
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  
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

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

冑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

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

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

奉世字子明宣帝時為前將軍見前

也書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為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卻

子同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

鄭玄陳紀等相結為新城長政貴無為亦好方術時天

下旱縣界特兩官至奉車都尉

### 段翳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

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

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為告之後竟如其言又

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為合膏

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

與吏爭度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

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

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翳跡終于家

### 廖扶傳

廖扶字文起

廖音力弔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

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為比地太守永初中坐荒沒郡

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為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

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

元明天文識 繹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  
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  
給宗族姻親 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収者常居先人  
冢側未曾入 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為諸生從扶學後  
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必擢扶子弟固不肯  
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  
舉並知名

### 折像傳

折像字伯式 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  
為鬱林太守 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貨財二億

冢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

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

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有

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必逃王止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

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

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

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

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



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 樊英傳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

明五經又善風角算河雒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

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鈴考靈  
羅刑德收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  
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  
嘉叶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鈞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  
元命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隱於壺

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至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

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

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

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

藝術安帝初徵為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

徵英及同郡孔喬

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脩志銳意

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

李昺

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鄆人也篤

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

卒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也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檐賣卜給

食瘠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昺孔喬等前此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

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

對策陳災異而為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為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

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取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于家子頡自有傳

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輔六人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

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唯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

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

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

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

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馬能生臣馬能殺臣臣

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

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

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馬能貴臣馬能賤臣

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

下馬能富臣馬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

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為英設壇席令

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

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

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

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英初被詔命僉以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

策談者以為失望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

議談者失望也

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

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

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

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

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

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

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

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答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

也共奉祭祀禮無不答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

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為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

### 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

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

通物方弘時務也

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

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

為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

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眾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

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

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疎

文章雖美時蔽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

及其

陶摶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

數跡乎

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

而或者忽不踐之

地賒無用之功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如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也

且人之所欲用容足耳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墊

猶掘也

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

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

以

為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精察道

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

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世不足

喜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

乎

方術列傳第七十一上終

後漢書八十二上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二下

唐檀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

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

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

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

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

為京師當有兵器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

孫程揚兵殿省

揚舉也

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閭顯等立濟

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

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為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傳

公沙穆字文父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為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  
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  
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  
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  
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為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

天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

謝承書曰穆嘗養猪

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告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齊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為主事

遷繒縣相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為多不法

廢嫡立庶傲狠放恣穆到宮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

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

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業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

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

敵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

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涕泣為謝多從其所規遷  
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  
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霽而  
螟蟲自鎖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  
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  
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  
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二字字允慈亦  
為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  
陵令上谷  
太守也

許曼傳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

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

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

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

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

筮之卦成象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為邊官有東名當東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為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

為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

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傳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二年琅邪賊勞丙與

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

廷以南陽宗資為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

無忌彥為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

陽南武陽開陽陽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

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

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

一時平夷

樊志張傳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

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為

羗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

無復羗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

之果以破賊於是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

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詔特徵會病

終

單颺傳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

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為漢中太守公事

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

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

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傳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傳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率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為益州牧扶亦為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蜀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棗秋毫之善貶織芥之惡任安託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直忍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景多有效應帝

### 郭玉傳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直忍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為太醫景多有效應帝

醫之術試令變臣美手脫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入臣察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者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乃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為言意也膝理至微膝理皮膚膏之開也轉子曰扁鵲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棄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調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

有破漏... 忘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為不愈也帝  
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傳

華佗字元化何反沛國黥人也一名粵音遊學徐士

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

為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

處齋不過數種齊音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

數處裁七八丸苦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

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

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為河

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瘡癢而不痛創

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

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

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

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

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

二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貫蛇頭

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  
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  
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  
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候視諸脈  
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鉞刃決脈五色血盡視赤  
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亭歷犬血散立  
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  
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及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

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  
出鬻鬻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温牀厚覆良久汗  
洽出著粉汗慘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  
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剗腹養藥也佗便飲藥令  
卧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  
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  
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詩義疏曰

可糝蒸為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菘  
也  
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

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  
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  
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

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  
吏并代苦四肢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

此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不汗出  
佗曰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似尋

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  
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脈之宜尋即各

與藥明且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  
並起者也

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

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

詣佗求瘳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剗破腹然君壽亦不過

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

瘳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

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故成內疽腫物所為  
也即作湯三升再服須臾吐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

身猶是生魚膽所苦便愈他曰此病後二暮當發過良  
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他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他常  
在左右養積苦頭風取他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  
病呼他視服他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日實傷身  
胎已去矣他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然妻稍差  
百餘日復動更呼他他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  
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  
毋脊乃為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他曰死胎  
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  
已黑作之絕技皆此類也他別傳曰有病人病腹腹不

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候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  
創愈即行也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

如引為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

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勅  
郡縣發遣他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  
也知妻詐疾乃收付獄訊考嚴者服荀彧請曰他方術

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他臨死出一

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他亦不強

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效書夜不寐他以為腸瘕與

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

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後分發與之後

五六歲有異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散  
往譙更從佗求道值見收意不覺言後十八年成病益  
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者從佗學普依準佗療  
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  
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  
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鸕顧熊經者能之  
鸕顧身不動而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鸕顧  
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夕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佗別稱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  
年若手足不能相及粗以甘亦以除

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  
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  
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  
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  
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  
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佗別傳曰青麩者一名地節  
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  
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  
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  
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  
書無麩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為率言久服去三蟲利  
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

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

眾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故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

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

於玄北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嘗屈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

頸鵠息鵠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鵠毛萇注曰鵠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鵠郭璞曰似雉長

尾走且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

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

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

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

行三百里走及摩鹿傳世日之云三百餘年後來藥高

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五岳真形與

之并告其施行女姓道一且與知友教人羽云入華

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疑女姓華山廟前自入

王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傳**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

術又趙炳字公雨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浙江東陽縣也

以氣禁人不能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以氣禁人不能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

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寧縣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

寧縣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

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不流烟樓焚禁樹

樹即生美易曰在揚生美云美者揚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

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為

酌削桑皮為脯但行禁架所瘡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

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向浦光武改為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

未之知也炳乃葺茅屋梧鼎而饗主人見之驚懷相

也炳笑不應既而饗熟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

人不和之和者諧也俗本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

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眾

收殺之人為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蛟蚺不能入也蛟蚺

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為趙侯祠至今蛟蚺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為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

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

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

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

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

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

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為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

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扛音江翁聞笑而

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  
 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為憂顧念也翁乃  
 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  
 長房形也以為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  
 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  
 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  
 斤石於心上眾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  
 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  
 持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  
 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

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為作一符曰以

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  
 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  
 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  
 杖猶存焉遂能醫療眾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  
 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  
 南歲歲常有魅偽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  
 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為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  
 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  
 老鼈也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安復令就太守服付其



一札以勅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歿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鑿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歿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鮮須臾還乃飯劉放曰又嘗坐客使至宛案至宛市鮮謂長房身也不當作使字當作往字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 薊子訓傳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今東州縣

句音

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歿其

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

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歿

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

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

乃竊發視歿兒但見衣破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

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

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

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卽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加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水經元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蒯先生

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備則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 劉根傳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便召之使太守曰親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嘗爲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

辱亡靈可叩頭為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  
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傳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  
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

耳

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  
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七處

元放於下坐應曰

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  
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  
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  
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饋之周陔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

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  
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  
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  
及時日早晚若符劫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  
人慈乃為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  
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鱸悉亡其酒脯矣鱸酒肆也操懷  
不喜喜音許  
吏反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  
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  
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  
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

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事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

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

陵甘始名善行氣老而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為軍吏初儉至之所伏琴價暴貴數倍議即安平李章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鳩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為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往從問受奄豎真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 計子勲傳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日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

中果死

### 上成公傳

上成公者必縣人也案必當作密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

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

久乃没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 解奴辜傳

解奴辜張韶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

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

卿善為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人編盲意亦

與鬼物交通編姓也初章帝特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

於姚吳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為魅  
所病侯為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上  
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  
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  
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効之乎侯曰此  
小怪易銷耳帝偽使三人為之侯効三人登時仆地無  
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 甘始傳

甘始東郭延年

漢武內傳曰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

卒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膏信氣

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為操所錄問其術而行

之曹植辨道論曰甘始者老而右少容自諸術士咸共

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

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

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剝腰帶割玉刀時悔

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

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

有藥奮尾鼓鰓遊行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

嗽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喻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相舉其巨

怪者始若遭泰始皇漢武君達號青牛師漢武帝內傳

帝則復徐市藥大之徒也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

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

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

見授并告節度二百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傳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有  
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  
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真  
字叔經上黨人習  
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  
真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  
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  
喻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  
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  
年亦有室家為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  
方士焉

王和平傳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  
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  
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  
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後  
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  
訛實乖玄奧

方術列傳第七十二下終

後漢書八十二下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逸民列傳第七十三

後漢書八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

堯稱則天不屈頽陽之高頽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

之潔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

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求志謂長

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已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

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晁焦之流也或庇物

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比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

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

天啓三年刊

後漢書八十三

一

云性分所至而已

分音芬問反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耻教人德彌大今雖遇三黜終不赦兮

蹈海之節千乘

莫移其情

史記曰魯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

隱於海上也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

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

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

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

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

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

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也楊雄曰鴻飛冥冥弋

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

篡字諸本或作篡法言作篡宋袁曰篡取也鴻高飛

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喻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為篡篡亦取也

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註云側猶特

也禮憂者側席而主前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

相望於巖中矣

毛詩序曰于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于旄在沒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

園束帛芟芟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肯至

前書薛方字子容

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

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

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

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



焉蓋錄其絕塵不反

孔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

徵絕塵則回瞻若乎後矣司馬屬虎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圭仇而不能反

同夫作者

列之此篇

###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

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

路見二老者即禽

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

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

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

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

帝王紀曰桀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

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國註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為近之

武王亦即紂於

牧野而大城於邾郕

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縣西有邾郕陌也

彼二王者

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

莫知所在

### 向長

向長字子平

高士傳向字作尚

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

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

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

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

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無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勅斷

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

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 逢萌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劉放曰案萌北海人則當是蓬非逢也家貧

給事縣為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

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哉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

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怨以為

莽不可諫而好鬼神即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萌謂友人曰三

綱絕矣謂君臣夫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

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前書音義曰長安東都城北頭第一門歸來家屬浮海客

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盎盆也

哭於市曰新乎新乎王莽為新都侯及篡號新室故哭之因遂潛藏及光

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修道

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

答本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

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

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天啟三年刊 後漢書卷二十三

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  
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  
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  
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

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劉敞曰案謂之論都不是當作爲之語曰避世

牆東王君公嵇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汗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

也也

周黨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  
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惱王乃

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

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

讐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

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諱之也故襄公讐於紀九世猶可復讐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

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

因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

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社門自後賊

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

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

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以穀樹皮鳥爲頭也綃頭解見向相傳黨服他尚書

以待見也。○劉放曰：註服此尚書以待見也。漢文少一請字。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

謂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人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

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

皇甫

謚高士。傳曰：故梁令閭陽也。前書曰：太原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許刺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

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

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

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

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

訪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

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

即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口

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

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

父乃張目義視曰昔唐堯着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

日帝從容問先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嫌少可更足光曰使人因謂光曰

公聞先生至區區欲

買菜乎來益也

日暮自屈語言光不

位至鼎足甚善懷仁

得書封奏之帝笑曰

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理邪光又眠不應良

父乃張目

父洗耳士故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

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

日帝從容問先曰朕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共偃臥光以足加帝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

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主急帝笑曰朕故人嚴

子陵共臥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

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後人各其釣處為嚴陵瀨

焉顧野王與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

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

###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

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

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

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

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切

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

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

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

桀以人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曰是隱閉不

關人事以壽終

###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為城門校尉

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莽改允吾為脩遠少昊金

天氏之號次黃帝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

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為章句學

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

燒者問所去失也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曰

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為執勤不懈朝夕鄰

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

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

節多欲女之以女妻人曰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

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

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

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

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并迷

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

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

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妻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為

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

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

居避患今何為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誅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

世高士而為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

誦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薄顧覽帝京兮噫宮室  
 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遠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  
 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  
 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  
 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註惓惓憂也菲菲高  
 下不定也發音丁劣反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  
 譏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延延延音延譏言固靡慙  
 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慮於獨立所以  
 聊逍搖兮邀嬉續仲尼兮周流儻云觀兮我悅遂舍車  
 兮即浮舍其車而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

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休也言雖不察見季  
 美也同惟季春兮華車麥舍舍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  
 芳香兮日臭臭也俾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委  
 究究也口囂囂兮余訕嗟恹恹兮誰留訕謗也鄭玄注  
 也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居廡下說文曰廡堂下周屋  
 為人賃春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  
 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  
 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  
 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為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



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慶王僚子慶

縣在西晉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北高恢少好

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

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念高子兮

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教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

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通

###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為業而

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

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

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山在今唐

西北酈元注水經云即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

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

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者聞太

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

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汪父寧

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覽篇籍好為嘗以

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農謚宣侯即畢之父也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

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

陽洗耳耻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饑羞食

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

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

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

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委體泉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嵇康

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傳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

鑿穴為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

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

執棗栗之贄往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

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耶

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傳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

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二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

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那語餘聲也音乃賀

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

我焉何用藥為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

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  
 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晨先使者發至亭亭  
 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  
 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  
 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  
 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傳

矯慎字仲彥風俗通曰晉大夫矯父之後也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

隱遯山谷因穴為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  
 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為稱然皆推先於

慎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

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汝

在扶風之東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真藏身遠遯亦有理國

養入施於為政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

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

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為箕山夷齊悔入首

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列僊傳曰籛史秦

女弄王好之以壽之遂教弄王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

皇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旦皆隨鳳  
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治師數行火火一且散上紫  
色衝天須臾赤雀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九月

七日迎汝以赤龍至亦非怨兔燕雀所敢謀也慎不答  
時安公騎之而去也  
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  
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  
馬瑤隱於沂山以免置為事置兔網也毛詩序曰兔置  
石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為事焉  
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焉牧先生  
焉

### 戴良傳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  
為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  
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為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

少誕節母熹驢鳴

無音記反

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

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其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

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

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者不甘故致

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

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

視天下孰可為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帝王也曰夏禹生於石獨步天下誰與為偶舉孝廉

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請府

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獲壽不任以

嘉靖八年

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其家布被竹  
筥木屐以道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 法真傳

法真字高卿精一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手也好學  
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為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  
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  
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  
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  
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辟

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真體兼

四業謂詩書禮樂也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

之高蹤不為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毛詩曰衮

三公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虛

心欲致前後四世真曰吾既不能遜形遠世豈飲洗耳

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真

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

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

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所錄

龐公傳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

明每至德公家極其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公嘗

子使連作泰極元直向云當未就我與德公還直入而說其妻子

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龐公十歲兄事之呼未嘗入城

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

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宿豈穴於深淵之下夕而

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

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

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

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龐

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

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

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襄陽

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土道就虛

全事違塵枉違遠也

列女傳第七十三終

後漢書八十三前表計

列女傳第七十四

後漢書八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家  
 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自女亮明白之節則其徽美  
 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事述為  
 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嫔李姬各附家傳

梁嫔李姬

李固女也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按次才行尤高秀

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鮑宣妻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  
 父奇其情苦故以女妻之教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



三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祝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易繫辭之言也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時

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沮喪也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曹輩也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屈音渠有是哉遂共終身隱

遜

姜詩妻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  
 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  
 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  
 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  
 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  
 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  
 涌泉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亦

眉叢賊經詩里施兵而過曰驚大孝心觸鬼神時歲荒  
 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比近也永平  
 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為  
 立祀

周郁妻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  
 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  
 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  
 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列女傳曰楚莊王好田

五言以諫公並解見文苑傳不諂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  
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今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為  
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何聊哉乃自殺  
莫不傷之

### 曹世叔妻

扶風曹世叔妻香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  
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  
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  
而成之也也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  
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

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

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融兄名續見馬援傳永初中太后兄大

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

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

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

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

而福謙左傳曰謙讓者德之基也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

邠孔子稱為三讓周太王有疾太伯欲讓季歷託采藥於吳時已居周此言邠者蓋本其始

而言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  
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  
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騰也而以方垂未靜拒  
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謂有纖微之過則誠恐  
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  
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蠹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騰  
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  
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母傳母也  
左傳曰宋伯姬卒傅姆也年十有四執箕箒於曹氏  
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師氏言告言歸也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

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

耳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清朝三輔決錄

子穀頗隨時俗注云曹成壽之子也司徒掾察孝廉為

聖恩橫加猥賜金紫漢官儀曰二千石印紫綬也實非鄙人度幾所

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為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

人而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

疾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

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

勉之去矣猶言從今已往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

之瓦磚而齋告焉詩小雅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弄

於地卑之也紡塼其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

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

也毛詩傳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循法度則可

及釜于以奠之宗室備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三者蓋

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已有善

莫名不自名已有惡莫辭忍辱令垢常若畏懼卑弱下

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

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

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潔清也謂食也左是

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

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

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

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

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

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

闕墮音許規反墮廢也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

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

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

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

五而至於學矣禮記曰小學獨不可依此以為則哉敬慎

禮記卷之十四

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陰以柔為用男以彊為貴女以弱為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六禮也夫敬非它持乂之謂也夫順非它寬裕之謂也持乂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

止楚撻從之夫為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真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為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

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專心

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

儀禮曰夫者妻之天也婦人  
不二斬者猶曰不二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

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

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

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

專心正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

無廢飾無聚會群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

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陟輪陟輪不入則亂髮壞形出則

窈窕作態窈窕妖冶之貌也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

能專心正色矣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

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

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此非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柰

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不爾猶

姑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曰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影響言和

叔妹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

之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譽毀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

不能和之以求親其敝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  
 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  
 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  
 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  
 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疏而  
 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淑善也美女曰媛也則能依義以篤好篤  
 恩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  
 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於  
 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  
 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

愠毀譽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

君子之累君子謂夫也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

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

謙則德之柄易繫辭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

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韓詩周頌之言也射厭也射音

亦毛詩射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昭婿

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

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

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

大家讚焉



樂羊子妻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選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撰考誠曰水名盜泉仲尼不飲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遺求

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

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

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

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鷄謬入

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

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

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入曰釋汝刀從我者可

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頸而死盜

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縑帛以禮

葬之號曰貞義

陳文矩妻

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妹也字穆姜有二男而

前妻四子文矩為安眾令喪於官

安眾縣屬南陽郡

四子以母

非所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  
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  
遠之對曰吾方以我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  
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久  
乃瘳於是呼三弟語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  
識恩養禽獸其心雖不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  
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  
之於郡郡守表異甘六母蠲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修葺  
自後訓導愈明並痊良士穆姜年八十餘卒臨終教諸  
子曰吾弟伯度智法之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又臨亡

遺令賢聖法也

前書卷十文帝楊王孫  
龔勝臨亡並有遺令

今汝曹遵承勿與

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 孝女曹娥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漢安

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婆安神溺死不得屍骸

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

而死

娥投衣於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  
處而沈娥遂隨衣而沒衣字或作衣見頃原列女

傳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

焉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弟子耶鄒淳字子禮時前  
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

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朗碑文成  
未朗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朗

嗟嘆不暇遂毀其草其後奈邕又  
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壘白

### 許升妻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為博徒不理操行  
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有不善輒  
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  
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  
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為盜所害刺史  
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  
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  
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

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  
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 袁隗妻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  
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喪遺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  
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玆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違  
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  
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  
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  
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融為南郡太守而所在之

職輒以貨財為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  
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耳隗默然  
不能屈帳外聽者為慙隗既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  
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  
申情賦云

### 龐清母

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為同縣人所殺而  
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為莫已報  
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借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  
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

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  
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  
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  
以束帛禮之

### 劉長卿妻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栢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  
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日歸寧兒年十五晚又  
夫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  
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妹以表其  
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為儒宗

尊為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  
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  
沛相王言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相發寡婦曰發縣  
邑有祀必膳焉膳祭餘肉也尊敬之故有祭祀必致其餘也左傳曰天子有事膳焉

皇甫規妻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  
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眾人怪其工及規  
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為相國承其名婢以  
駟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  
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

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  
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  
妾之先人清德齊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為漢忠臣君親  
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入邪卓乃引  
車庭中以其頭懸轆轤樸交下周禮考工記曰轆長六尺鄭衆曰樸按端歷牛  
額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為惠遂死車下後人  
圖畫號曰禮宗云

陰瑜妻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  
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

常慮為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弈喪妻爽以來  
許之魏書弈字伯益壽之子也為太子文學早卒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  
已而歸懷刃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  
致憤激勅衛甚嚴文既到郭氏乃偽為歡悅之色謂左  
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  
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弈入相見共談  
言辭不輟弈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  
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扉上曰  
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右翫  
之不為意比視已絕持人傷焉

盛道妻

健為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益  
部亂道聚眾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告道  
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妾自留  
獄代君寒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為齋糧貨  
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  
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父子會赦得歸  
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

孝女叔先雄者健為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為縣功曹縣

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船於父愾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為雄立碑圖象其形焉

### 董祀妻

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

劉昭幼童傳曰邕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曰偶得之耳故斷一絃問

之琰曰第四絃並不差謬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與平

中天下喪亂文姬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為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眾皆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

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  
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  
耳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  
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  
遺誤後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  
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良賢逼迫遷舊  
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  
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  
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掌音直庚反馬邊懸男  
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爲爛腐所畧有並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  
言不敢語失意機微問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司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言罵或便加捶杖毒痛衆  
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救至無一  
可救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蕭蕭入我耳感  
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  
其消息報復非鄉里邂逅微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白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  
臨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我欲何之入言母當去



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在癡癡還手無摩當發  
 治同疑兼有同持輩相送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  
 絕裂焉為立踟躕事端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  
 咽一去割情戀遠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一哀對腹子凶臆為摧敗既二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  
 郭為山衽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  
 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烝烝對孤景恒咤糜肝肺登高遠  
 荒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殫視  
 急難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薄  
 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歷險  
 阻兮之羌蠻山谷恥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歎宜當  
 寢兮不能安寢音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不乾  
 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  
 陰北方近陽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  
 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堯離音  
 歲聿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  
 登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  
 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寧

音相和兮悲且清  
心吐思兮匈憤盈  
欲舒氣兮恐彼驚  
含哀唱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  
臨長路兮指所生  
兒呼母兮號失聲  
我掩耳兮不忍聽  
追持我兮徒崇榮  
頃復起兮毀頰形  
還顧之兮破人情  
心恒絕兮死復生

列女後傳琰字昭姬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  
區明風烈昭我管彤婦人之操有蹤跡可紀者及幽都閑婉有禮容者區別其節餘烈以明女史之所記也管彤赤管筆解見皇后紀

列女傳第七十四終

後漢書八十四

